



“大纵湖东晋水城杯”有奖征集

蟒蛇河畔一叶舟

□ 朱荣荣

老家村子的西头是一条大堤，大堤的外面是周边几个乡镇的水源地——蟒蛇河。“靠水吃水”，水质优良的蟒蛇河盛产各种淡水鱼、虾、螃蟹、河蚌、螺蛳等河鲜。在那个物质相对匮乏的年代，她一度是两岸居民改换伙食的“母亲河”。

自打我记事起，蟒蛇河边就有一艘小木船，船上住着渔民海叔一家。与我们这些住在岸上的居民不同，海叔一家四口几乎每天都住在那条船上，无论刮风下雨。张丝网、下虾笼，打鱼卖鱼成为他们一家生活的全部。海叔国字脸，高颧骨，皮肤黝黑，身板结实，不仅有一身好水性，还是个整天笑容满面的热心肠。那会儿，看着岸边排着队等着买鱼的人们，船一靠岸，海叔总会客气地给人群中的人们递烟打招呼，足秤了还赠送一条不大不小的鱼，一句“拿回去吃了玩”，让买鱼的人心里顿时暖暖的。逢年过节，海叔总会记得给村里的老人们送上两条活蹦乱跳的大鲢鱼……

经过多年的辛辛努力，海叔家“服役”多年的小木船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艘内部宽敞的水泥渔船。最引人注目的是，船顶上飘扬着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。聪明能干的海叔不但在浅水区布置了八卦阵似的竹簰，还在偌大的河面之上竖起了大网，大人们告诉我，那叫“罾”。一网下去遇到鱼群的话，能捕好多鱼。暑假的傍晚，我们这些小孩子都喜欢坐在大堤上，看海叔在河对岸扳罾：“噤、噤、噤”的马达声一响，海叔仰天大吼一声：“起网啰”，大网便缓缓地浮出水面，中间水花越大鱼就越大，满眼波光粼粼的都是鱼，看得我们直呼过瘾，很想冲过去帮他一把。一如既往的，海叔还是经常给村里的老人们送鱼，却不是两条了，而是每家一网兜。

过了几年，渔政部门在蟒蛇河开展清理渔罾渔簰的专项行动，提前上公告告知了海叔。听村里的老人们讲，那段时间他表面上看去平静如常，其实内心很苦闷，经常在船头抽着烟，一坐就是一下午。拆

除的那天，已是深秋，河水有些凉，海叔主动要求下河，一根木头一块竹片的逐一拆掉，结束上岸后他泪流满面，像个孩子似的一头扑到海嫂怀里，失声痛哭起来。没过多长时间，那个憨厚质朴、拼劲十足的海叔又回来了。他每天下午开着水泥渔船去北龙港、大纵湖和兴化等地去贩鱼，第二天一早赶到镇上的菜市场去卖。每次他的渔船路过我爷爷家的河码头，海叔总是客气的问候一句：“毛胡子大爷，才吃早饭啊”，随手扔上来几条鱼，还是那句“拿回去吃了玩”……

受益于政府鼓励渔民上岸、购房有补贴的政策，加之日益红火的卖鱼生意，海叔很快就在镇上买了套“一上三”的商品房，靠菜市场。

走上工作岗位在城里落户后，我基本一个月才回一趟老家。每次回去，总喜欢到海叔的门市上，买几斤野生鲫鱼，总觉得他的鱼与别人的不一样，我知道是因为多年来吃惯了他的鱼，一种念旧情结已挥之

不去。去年再回去，在菜场已经很少碰到海叔了，门市交给海嫂一个人打理，海叔和儿子在我们村里承包了一百多亩的地，搞起了稻蟹混养和蟹鱼特种养殖。最近几次回去，总能在村后的蟹塘和鱼塘上，看到海叔父子两人忙碌的身影：喂食、打捞水草、检测水质等。村里闲散劳动力去海叔的塘口帮忙，早出晚归的，像极了城里“朝九晚五”上班的工人；村里的老人们去年春节、今年的中秋都收到了一份关爱礼包；海叔还给儿子在市区买了一套大平层……

在村西头，遇到海叔，我问他：“海叔，听说今年螃蟹行情一般，螃蟹价格卖不上去啊？”他却一脸微笑地回答：“感谢关心！我养的稻蟹混养的精品蟹，不受影响，我家的螃蟹和蟹鱼目前在市场上供不应求，长的稻米有机认证也快下来了，收成不错……”一边说着，一边就往蟹塘奔去了。

蟒蛇河畔，海叔家停在那儿的水泥渔船上，那面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在蓝天白云下显得格外耀眼！

水乡泽国车儿欢

□ 王洪武

列车在苍茫大地上“隆隆”奔驰，窗前那青枝绿叶的树，形态各异的桥，碧波荡漾的水，还有一个个城市村庄以及一张张惊喜的笑脸，不时从眼前掠过。千古的水乡泽国，竟神奇地欢歌着这些陆上“精灵”，我感慨万千，思绪不禁回到记忆的童年。

故土就在这下河水乡的大纵湖边。新中国成立，10岁的我，许多事情已能清晰地刻在脑子里。记得那会儿，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，人们出门还是小船一划或两条腿奔波着，不谈火车、汽车、摩托车，就连自行车，绝大多数人连见也未见过的。那年，苏州一位下放户的孩子，骑着从城里带来的旧自行车在村上兜了一圈，几乎所有在家的爷爷大娘大嫂便像看“西洋景”一样挤到巷口观赏，个个从心底惊呼：“这‘玩意’绝呢，两个轱辘，竟能飞奔，能风行到我们这里就好了！”

果然没多久，小镇上星星点点的“冒”出了自行车。村上出“风头”的大牛，一次进城挑粪，竟也“捉”回一辆“飞鸽”车。不过，婆娘见后骂呀：“你这个痴种，日子还过不去，买这个‘玩意’做啥？”可大牛也“够种”，硬是坚持在这艰苦条件下，颠啊扭的，练得一手好车技。他率先靠这“飞鸽”，到野外

捕鱼摸虾出售，天天卖个好价钱，由此走上了致富路。

提到汽车，有一则“卡车乘船”的故事。老家村办厂城里有一笔货款迟迟收不回。一天，一位供销员兴冲冲回来“表功”：“我将他们一辆卡车抵押回来了。”厂长问他，车子在哪里？他说：“在船上。”原来车子开到盐城没了路。那供销员只好又请了条大驳船将车子装回厂。

这些说是“车趣”，实质饱含着人们沉痛的辛酸和无奈。真正的“车趣”，还是改革开放，我进城工作后一次回乡碰到的新鲜事。

那是一个春日的一个上午，我和老伴回老家走亲戚。新时代、新农村、新面貌，县城到各个乡镇都筑了公路，通了汽车。但小镇离老家村庄十几里路，怎么去呢？到了小镇，正巧遇到已迁居小镇的大牛。我想向他借辆自行车，他哈哈一笑：“不用借，小客车多的是，公交车也通到了各村舍。”接着他告诉我，在省、市政府支持下，乡亲们自发唱起“大路歌”，将土路全改成了水泥路。

家乡是“水荡子”，沟河纵横，村村通车真不容易啊！不仅路要全部新拓，就家乡这个镇，仅承重桥大小小的也要新架五六十座，从河底垒起的

坝头桥墩，一层一层加土，压了又压，特别费事。而今，自行车在乡下早已不稀奇，全镇还有载人带物的电瓶车、摩托车上万辆，小汽车、面包车、卡车等近千辆。人们出行，手一招，就有车来了。大牛还风趣地介绍说，村上那个做了大半辈子“渔花子”的赵大爷，儿子在镇上办厂，回家来去小轿车。上农田，也是车来车去，村上人戏说他是部级待遇。

我们一到镇头，真的很快上了一辆小客车，一路上天高云淡，绿树水秀，鸟语花香，赶集的、上学的、上班的，走亲访友的，人来人往，让人觉得比城里还多一种特殊的清新和情致。

想过去，苏北穷乡僻壤，到处是水，交通不便，想投资的也不愿来。看如今，已然水绿家园，环境优美；水产丰富，鱼蟹鲜美；陆上公路、高速路、高架路、铁路、汽车、火车四通八达。天上飞机时不时地从头顶掠过。这里还有一个新崛起的汽车城，生产的各式车辆，物美价廉，畅销海内外。水乡本来车行难，难于上青天；而今任尔水挡道，我亦车马隆。这变化，生动地反映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巨大成就，更鼓舞着我们加速前行的信心和力量……

母亲的“现场直播”

□ 孙成栋

父母均已年逾古稀，住在乡下老家，生活得悠然自得。

可最近一段时间，母亲有些“不安分”，居然动起了做生意的念头。原因是老家前屋后的零碎地较多，母亲舍不得让它们闲置，就都种上了蔬菜。在母亲的辛勤料理下，蔬菜常年长势喜人，收获颇丰。可父母两人的“消耗力”有限，蔬菜总是“供大于求”，分给左邻右舍、几个子女之余，依然多得吃不完。

面对这“幸福的烦恼”，母亲灵机一动：这吃不完的蔬菜，为何不拿到街上去卖呢？

这也算是个“好主意”。可母亲年事已高，况且一辈子都没做过生意，如今一大把年纪了，反而去街头摆地摊，这不是“自讨苦吃”吗？我们兄妹几个都劝母亲：您老人家又不差钱花，何必有清福不享呢？可母亲说：我卖菜也不完全是为了赚钱，还可以活动活动身子骨、消消遣呢！

孝顺孝顺，顺是根本。无奈之下，我们只得顺着母亲的意愿，支持她去卖菜。可终究是不放心，毕竟年年岁不饶人，而市场上又情况复杂，我

们也不可能整天陪着，所以如何确保母亲的安全，成了兄妹几个牵肠挂肚的“大问题”。

“智能手机具有视频功能和定位功能，而且如今移动网络信号发达、灵敏、清晰，我们可以买个智能手机给母亲呀，这样就可以随时了解母亲的卖菜情况！”关键时刻，妻献上“金点子”。闻听此言，大家纷纷叫好，一致投以“赞成票”。

说买就买。第二天，我们就给母亲配上了一款适合老年人使用的智能手机。手机功能齐全，操作简便，时间不长，母亲已经能够自如使用。于是，母亲在街头卖菜时，一有闲空，就发个定位给我们，使我们对她所在的位置心中有数。同时，母亲还开启视频功能，通过不同角度，将卖菜情况“直播”给我们。老人家对这个“直播”颇为热衷，每次都兴奋不已、赞不绝口：“如今的科技真是‘神’了，一个小小的‘孔’，就让我与你们时时刻刻在身边一样，这样你们放心，我心里也踏实！”

过了几天，母亲又让我们教她使用支付宝和微信收款。原来，由

于母亲的蔬菜从来不用化肥和农药，是地地道道的“绿色食品”，价格又比菜贩子便宜一大截，因此成了市场上的“香饽饽”。可是，如今不少人出来买菜不习惯带现金，总喜欢“扫一扫”，母亲因为只收现金“滑”掉了不少生意。

兴许是母亲对新生事物一向热情的缘故，她这个“学生”并不太难教，几天后，就对支付宝和微信“驾轻就熟”了。从此，每当有人来买菜，母亲就“潇洒”地伸出手：“来，请扫一下！”母亲还请旁边的小贩将她用支付宝和微信收款的情景拍成视频，发给我们，让我们在朋友圈里“现场直播”。看到那么多人点赞，母亲的惬意与自豪溢于言表。

看着满头银霜的母亲，菜卖得顺风顺水，还不时见缝插针地来个“现场直播”，忙得不亦乐乎、神采飞扬，一旁的小贩和买菜者的心情仿佛也被母亲带动起来，欢笑之余纷纷向母亲竖起大拇指：“孙奶奶好时髦啊！”

“这都是因为赶上了好时代。”母亲由衷地感慨道：“这在以前做梦也不敢想哦！”

祝寿宴上话变化

□ 王炳成

我母亲今年90岁，正逢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喜大庆之年。今年“五一”，我们在乡下老家给母亲办祝寿宴。厨房间，热气腾腾；客厅里，播放着欢快的音乐。我的孙子孙女们忙着在彩篷前挂国旗，鞭炮声不时响起，场面隆重又喜庆。

母亲身穿新衣，显得更有精神，端坐在首席，晚辈围在她的身旁，叙亲情、话家常，祝福她寿比南山，福如东海。母亲笑靥如花，连声说：“托共产党的福，是国家的好政策，让我们过上了富日子。”

一席话说到了一家四代人和亲戚的心坎里。接着，你一言，我一语，一下子打开了“话匣子”，情不自禁地细数生活中衣食住行的“七十二变”，畅抒家国情怀，活跃了寿宴上的气氛。

我儿女女婿在苏州市工作，夫妻俩担心“五一”节路上车辆拥堵，那天起个大早，5点钟开车，9点多就到家了。女婿说：“现在交通真发达，路，越建越多，家，越来越远，出行真方便。”

女儿对我说：“老爸，你记得1979年春天，去盐城水泥制品厂预订建房水泥杆的事了吗？来回120多里路，你走了一整天。”

这件事对我的影响特别深。我说：“那时，‘大通道’（二汽公司的客运班车）班次少，乘车的人又多，挤不上车，内心里也舍不得花那六角钱一趟的车费，只有双脚奔。过了十多天，我摇一条水泥船去装杆，又用了三四天。”交通不发达，吃了许多苦，真是今非昔比啊！

我母亲经历新旧社会两重天，她耳不聋、眼不花，记忆力也非常好。见我们谈兴正浓，也跟着“唠叨”起来：“你们现在吃穿不焦心思，和我们那时候相比，真是一个天上，一个地下，生在福中要知福。那时，家里共用一盏煤油灯，你们坐在灯下写作业，我凑近灯光纳鞋底、补旧衣……”

是啊，现在，我们的房间里，台灯、壁灯、装饰灯应有尽有，可气派了。

我母亲越说越激动，“旧时光”深深地留存在她的记忆深处：“那时洗澡用大木桶，现在用上了太阳能，装上了淋浴器；那时取暖用‘铜炉子’，现在用上了电热毯、取暖器，每个房间有空调；那时做饭用‘泥锅腔’、拉风箱，现在用上了燃气灶、电磁炉、微波炉……”

“那时是用‘票’的年代。”我儿子接过话茬：“奶奶，新中国才成立时，物资匮乏，商品短缺，实行的是计划经济，老百姓的生活过得很难苦。买煤油、买火柴、买白糖、买肥皂，都是凭票供应，小小一张票，用了三十多年。改革开放后，票证才退出历史舞台。”

确实是这样，如今，经济社会大发展，老百姓的生活大变样，市场繁荣，物资丰富，消费火爆，科技发达，各种各样的卡为我们的生活增光添彩。现在，我们对银行养老金、上医院看病有社保卡，缴电费、水费也用了卡。卡，无处不在，甚至在手机上动动手指就让我们享受新生活。

我老伴一边端菜，一边对我发起了牢骚：“当初跟你吃了许多苦，叫你给我买块的确良布，买件毛线衣比登天还难，结婚时连个‘三转一响’（手表、缝纫机、自行车、收音机）也没有。”

“那时农村生活贫困，‘腰里没钢，难以充雄’。”我对老伴说：“你看现在，衣食住行哪个方面没有新变化？就说穿衣，人人打扮得像过年似的，家里的衣橱塞得满满的，有时挑得眼花缭乱，不知道穿哪一件衣服好。”

我越说越激动：“再看这一桌子的美味佳肴，个个专拣蔬菜往自己碗里撮。放在过去，油水少，吃不饱，逢年过节也难得解一次馋，酒桌上的‘八大碗’，填不饱一桌人的肚子。”一席话，说得老伴点头称是。

祝寿宴上话变化，抚今追昔感触多，一个个争着回忆顺心顺意的精彩生活故事。我们对祖国更加繁荣昌盛的未来充满信心，对人民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充满期待。

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

